

译者李普曼首先指出五中译本有误，上册中将“同一性”一词点到为止，而下册中却将“同一性”译为“等同性”，译者指出“我们不是在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吗？为什么又译成‘等同性’呢？”

关于“*тождество мышления и бытия*”（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翻译问题*

——记出版界的一桩公案

（一九八〇年九月五日）

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译本，一九六〇年出单行本时为什么改版？（五七年本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六〇年单行本全改为“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

英文：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俄文 *тождество мышления и бытия*^①，中文一般都是译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都是这样译的。一九五七年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中译本，也是这样译的。一九六〇年出第十四卷的单行本时，却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律改为“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这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译本这次唯一的改动，而且是一次重大的改动。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动，按理出版机关应当在新本的前言或后记中作个交代。可是出版机关没有这样作，连一

* 此文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① 我不懂俄文，这句话是请懂俄文的同志帮我查译的。

个字的说明也没有，而是悄悄地不声不响地改动的。在读者方面觉得“同一”与“等同”意思差不多，也就没有引起注意。

有心人已经注意到，“同一性”与“等同性”在中文含义上意思差不多，没有原则性的区别，那么，一九六〇年出版《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单行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有什么必要改版呢？也有人说，把“同一性”改为“等同性”，不过是个“名词翻译的问题”，不值得去注意。人们不知道，这次改版，有它的历史背景，是一个政治秘密。改版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大家都被装在鼓里，经过了二十年，人们还没有察觉。但历史事实是顽强的，不管人们察觉与否，它还是原样存在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改版？改版的唯一原因，只是为了保护几位哲学家的面子，维护他们的虚假的威信，如此而已。我早就看出，人们爱护哲学家的面子，甚于爱护马列主义的哲学真理，这种情况至今也还存在着。

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呢？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即与“梁效”齐名的“唐晓文”）的名义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文章中说，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是杨献珍为了达到他的什么政治阴谋的目的而挑起来的。这篇文章很长，我把它称做“万言谤书”，文章中除了“杨献珍攻击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这一句话符合实际情况外，其他全是捏造诽谤，歪曲了历史真相。

这场争论根本不是杨献珍挑起的。五十年代初，马列学院学员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主讲的哲学教员是哲学教研室主任艾思奇。在学到该书第二章关于哲学根本问题的地方，恩格斯引了一句话：“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

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艾思奇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恩格斯的原话，是唯物论。那时我是马列学院的教育长，我虽然未担任讲课，但学员的学习怎样，我有责任过问，不能放任自流，误人子弟。我听了艾思奇这样讲，就向他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原话，怎么说是恩格斯的原话？是唯心论，怎么说是唯物论？——请大家记住，这个所谓“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最初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向艾思奇说了我的意见之后，过了几天，艾思奇承认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原话，不是恩格斯的原话，承认了这句话是唯心论，不是唯物论。可是在这里他又来了一个“但书”，他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虽然是唯心论，但是这句话也可以作唯物论的解释。——请大家记住，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虽然是唯心论，但也可以作唯物论的解释，这几句话成了艾思奇此后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不仅中央党校的艾思奇，还有其他的哲学家，如桌子哲学家，还有哲学研究所，还有高级理论领导机关，都持这样的观点。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理论刊物支持这种哲学观点。一个时期，有的哲学家们兴高采烈地，大嚷大叫地宣扬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论。一九五七年，《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中译本出版了，其中明明白白地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这样一来，那些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论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嗒然若丧。艾思奇是一面哲学旗子，必须维持，不能让它倒了。但列宁的话他们是不敢反对的。怎么办？于是就在翻译上打主意。

这里插点轶闻轶事。一九五五年我给马列学院的普通班讲唯物主义，讲到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为了通俗地说明思

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什么意思，我打了一个比方，说几十年前的小学国语读本上有个故事：一条狗嘴里衔了一块肉，走在一一条桥上，看到桥下水中也有一条狗嘴里衔着一块肉，桥上的狗于是丢掉自己口里的肉去抢桥下的狗口中的肉。我说这条狗就是一位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这段话写在我的讲稿中，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比方惹了祸。

中宣部有个内部刊物，有一期把我讲的这段话摘登在这个刊物上。我当时漠漠然地感觉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过了不久，这个刊物在另一期上摘登了列宁的话：列宁说，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我看了，知道这里有名堂。又过了不久，一位负责同志作理论报告，正式引用了“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从此以后，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是唯心论就合法化了。那么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怎样呢？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仍然是唯物论，也就合法化了。六十年代初王若水，艾思奇连续抛出了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艾思奇一论之不足，又再论之。他还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边都是印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都是唯物论，如此云云。

正当人们宣扬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著名哲学家李达同志和我在人民代表大会湖北小组开会，中间休息时，他和我谈：怎么搞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怎么现在人们都说是唯物论？我听了，只会心地笑了笑。

以上所说，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也就是一九六〇年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单行本时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改为“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的历史背景。从此，外语的一句话，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在中文中就有了两种译法：译作“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就是唯心论，译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物论。在一九六〇年《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中译单行本出版后，一天在一个公共场合我遇着编译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我问他，《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单行本，为什么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都改为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他回答说，他们局里的同志们都不同意改，是他们的局长强迫着非改不可。他们慑于领导的威势，终于不得不按照领导的意图，把同一性改为等同性。六〇年本改排时，校对的不够细心，漏掉了几处未改，还留下了“同一性”的痕迹。七十年代初，中央叫干部学习六本书，其中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次还是照六〇年的改本印的。一九七二年出《列宁选集》时，这本书中原来留下的“同一性”痕迹就彻底扫除干净了。一九七八年《列宁全集》中译本再版，那时我被放逐在陕西潼关。我写信到北京，请人查阅再版的全集第十四卷中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怎样印的。回信说印的是“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当时我感到四人帮已经垮台了，编译局还这样再版列宁的书，编译局要负责了。

编译局翻译马恩列斯的书，向来是翻译得好的。把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中“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一九六〇年出单行本时，改为“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我认为编译局没有坚持原则，因而助长了哲学上的思想混乱。有几个问题想请编译局公开在报刊上答复一下。

一、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中“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语，是否翻译错了？

二、一九六〇年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单行本，把“同

一性”改为“等同性”，为什么不在书后作个交代，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改？改的理由是什么？

三、identity, тождество,同样一个外国语字，译作“等同性”就是唯心论，译作“同一性”就是唯物论。有这样的翻译法吗？

四、“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到底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请编译局表示一下态度。编译局在译书上是有权威的，你们说的话也是有权威的。一九七一年中央党校唐晓文分子写的《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的万言谤书中有这样几句话：杨献珍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自始至终都是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这是胡说。列宁在这本书中批判的是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不是批判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请编译局对这个论断表示一下态度。

五、人们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的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是唯心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 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却都是唯物论。也请编译局把这种混乱澄清一下。

关于出版界的一桩公案，暂时说到这里。

附带地还要说一件事。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八页上讲“结合”问题，在本页的第四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成功，已经合而为一”（着重号是原有的）……，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08页倒数第三行同一篇文章的同一个地方，改为“而是已经结合，已经融合”（着重号是原有的）。这是在批斗“合二而一”之后，把翻译的列宁的书也改了。这里也要请编译局公开在报刊上说明一

下：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八页上的“合而为一”是否译错了？原译为“合而为一”，后改为“融合”，二者有什么原则的不同？编译局翻译马恩列斯的书的原则，是要忠实于他们的原著，还是要看领导的脸色行事，跟着风跑？对此，编译局也有责任向广大读者表个态^[注]。

[注] 关于这个问题，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译局的一位同志写了一个《关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译名的有关情况的说明》寄给我。这位同志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译文定稿者，译文的改动的经手人。《说明》中说：列宁批判的马赫主义者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确是把思维和存在看成等同的。但鉴于哲学上通常把 identität、 тождество 一词译为“同一”或“同一性”，于是就把旧译“等同性”改为“同一性”。

又说，现在看来，一九六〇年把列宁批判的俄国马赫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改为“意识和存在的等同”，虽然在意思上没有错，但是，从译名的处理上有欠妥之处。象“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样一个哲学上通行的用语，应当保持统一的译法，不应因不同学派赋予不同含义而给予不同译法。因此，这位同志建议，以后《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或《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再版时，把“等同”改为“同一”，“等同性”改为“同一性”。我对这位同志的建议，表示欢迎。——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作者记

补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英语是 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应是 The thinking and being have identity.

“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应是 The thinking and being have no identity.

要坚持唯物论*

同志们都要求我给大家讲点什么，因为长时间没有做工作，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听说同志们只是要和我见见面，我早就想来和同志们见一见，但没有机会，未能来看望大家。我们的中央党校，若不把延安那一段计算在内，只从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成立的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算起，至今已有三十二年的历史了。在这三十二年中，我有十八年是在这里工作的，因此，我对中央党校有深厚的感情，对同志们的学习，我是关心的。今天终于得到一个机会来和大家见面，我的心情是愉快的。

既然来和大家见面，就要讲点什么。但由于患病，又讲不出什么。前不久给一位同志写了一封信，谈了一点有关哲学方面的问题，已印发给同志们作参考。此外再讲几点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教。

（一）不要作空头的理论家或哲学家。鲁迅曾经说过，“万不可去作空头的文学家或艺术家”。同志们大概是要终身从事理论工作或哲学工作的，也要警惕，不要去作空头理论家或哲学家。空头的理论家或哲学家的形象是怎样的呢？积三十年的观察和经验，深感有的人搞了一辈子哲学，却始终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唯物主

* 本文是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在中央党校三部哲学专业班的讲话要点。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他们或者把唯心主义当作唯物主义，或者把唯物主义当作唯心主义，还有把自己的唯心主义去冒充唯物主义的。又如：有人讲了一辈子《矛盾论》，却分不清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往往是把自己的形而上学去冒充辩证法，甚至连什么是矛盾也没有弄清楚，竟然大讲了好多年茶杯与桌子的矛盾。他们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呢？在中央党校流行过一种谬论，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粗线条、漫画式的，不值得一学。还有宣传什么四条腿走路的“理论”的。据说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一切都进步很快，两条腿走路不行了，需要四条腿走路才跟得上。这些就是空头哲学家的真实形象。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各部门的代理人从空头哲学家里面，收罗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文痞，让他们舞文弄墨、兴妖作怪，在清华、北大有梁效，在中央党校有唐晓文。

(二) 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基础课。这不仅是哲学专业的同志要这样学，搞政治经济学的，搞党史、党建、或其它专业的，若没有马列主义哲学作基础，任何专业课都是搞不好的。多年以来，康生之流非常仇视别人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谁说要读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都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某市委党校一个外调人员去哲学研究所找我的麻烦，说我叫他们的经济学讲师们读读《资本论》，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个例子不是代表个别人的思想，而是集中地体现了“康生思想”，康生就是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毛泽东思想绝对地对立起来，把二者看做是水火不相容的。

空头哲学家就是由于对马列主义基础课没有下过苦功夫，所

以他们常常在理论工作中闹出些违反普通常识的笑话来。

此外，搞哲学专业的，不要把学习范围限于狭小的领域，还要学点其它东西，如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外哲学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等。要想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在读书学习上采取少而精的原则是不适当的。质决定于量，少了也不能精。古人读书说要博览群书。要研究一下读书学习的博与约的辩证关系，博了才能约，要博而后约。约而不博，只能成为理论工作领域的“寒士”。

(三)坚决保卫恩格斯的关于哲学根本问题或最高问题的提法。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把这个问题分作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个方面即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第二个方面即能动的反映论，这是同志们都熟悉的。可是若干年来，恩格斯的关于哲学根本问题或最高问题的提法被弄得混乱不堪。

关于第一个方面的情形。在六十年代前期即出现过所谓桌子哲学。最近这种桌子哲学的书又正式出版了。所谓桌子哲学，就是宣传桌子的概念产生桌子。这种哲学明白无误地宣扬概念第一性，实体第二性，宣扬从思想到物的唯心主义的哲学路线，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儿子生父亲的哲学。可是认真地在那里提倡这种哲学的还大有人在。今年就有人写文章说，没有儿子就没有老子，一般这样说是谬论，但是，把儿子和老子这一对矛盾放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没有儿子就没有老子，就成了真理。十年浩劫期间，这种儿子生父亲的哲学非常盛行。所有的空头理论家，都是宣扬这种儿子生父亲的哲学的。还有一位哲学家公然宣传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要时时刻刻明明白白地记住思想第一的

原则。说物质第一性是翻译错了，正确地应该译作物质是根本性的东西……，精神才是第二性的。又说坚持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是教条主义，这妨碍了他们宣传思想第一的原则。这都是上了书的。这样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就被修正成为“思想第一，精神第二。”这样，存在或物质不见了。

第二个方面的情形也不比第一个方面好点。在很早以前就有几位著名哲学家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近几年来，许多哲学论文都明白地说，哲学根本问题第二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代替能动的反映论。这是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观点，而现在我们有些哲学家却忠实地继承了这种观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什么呢？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七十年代初，中央发过一个文件，叫宣传反映论，批判先验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以同一论代替反映论，就是要人们宣传先验论，抛弃反映论。先验论就是在思想中构成现实世界、现实人物。天才人物的特别灵的头脑中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都被宣扬为“真理”。林彪、“四人帮”搞了十年文化大破坏的指导思想，就是这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什么“两个司令部”、“党内有资产阶级”、“走资派”、“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那么多的冤假错案，都是在这种先验哲学指导下产生的。最近（六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哲学最高问题是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的文章，副标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新探》。说“哲学最高问题是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这自然是正确的。但这只是恩格斯提的哲学最高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位作者又说，恩格斯没有说过哲学最高问题还有第二个方面。这样说就不确切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这是对恩格斯关于哲学根本问题的提法动大手术，保留第一个方面，砍掉

第二个方面，即砍掉了能动的反映论。我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我所以要提出坚决保卫恩格斯关于哲学最高问题的提法，是要保护恩格斯关于哲学最高问题的提法的完整性，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丢弃。这不仅是单纯从学术观点上来谈这个问题。

多年前我们就讲，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最高问题或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我们的思想路线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就是以这个哲学最高问题的原理作基础的。歪曲了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否认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你怎么去谈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没有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能动的反映论，要求在任何工作中都要使主观符合客观实际，使思想能正确反映现实，你怎么能做到实事求是？恩格斯关于哲学最高问题的提法，同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若不能正确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任何工作都做不好。希望同志们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最高问题也是我们实际工作的最高问题或根本问题”这样一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讨论一下。同志们都是作理论工作的，有责任把这个思想广泛深入地灌输到一切作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中间去。这样一个思想工作，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系太重要了，值得我们干它一辈子。

(四)永远记住列宁的一句话：“离开了唯物主义，不仅是错误的、危险的，而且是反动的”。列宁的这句话，经过中国的十年浩劫更加充分证明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要牢牢记住这句话，在自己的立身行事上，也要永远永远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一切言论行动的指针。整个十年浩劫，都是由于离开了唯物主义而造成的，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请同志们仔细读读《唯物

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六章第四节《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我就不多谈了。

空头哲学家的悲剧，就是由于他们自命为唯物主义者，但在理论上行动上完全背离了唯物主义而造成的。

(五)最后一点，推荐一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的《未定稿》1980年第九期发表的《论哲学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请同志们注意看一看。这篇文章不仅是哲学论坛上近来出现的一篇好文章，而且同我们中央党校有直接关系。中央党校自成立到现在，在哲学教学中曾经出现过两条路线的斗争，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没有出现过什么所谓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自从康生分管中央党校，由于他的干扰破坏，颠倒是非，在理论上造成了极端的混乱。遗憾的是，康生虽然死了，他的阴魂不散。被颠倒了的理论上的是非，至今尚未颠倒过来。典型的例证就是，发生在中央党校的所谓“哲学上的三次大论战”，在中央党校至今还是“禁区”，根本不能提。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去年我从外地回到北京，中央给了我一个中央党校顾问的荣誉职务，我很感谢。现在我想以顾问的名义向中央党校的领导建议，请中央党校的领导主动地宣布开放这个“理论禁区”，这个“禁区”是一九六四年批判“合二而一”时，已故校长在康生的指示下，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全校学工人员正式宣布的。他明确地说，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以艾思奇写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作为这场争论的最后结论。一九六七年夏，我被关在本校五十二楼私设的临时监狱时，曾给当时党校“战斗指挥部”写过材料，说艾思奇的“两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侮辱恩格斯的，不配作为这场争论的结论，请党校报告中央

责成有关单位另行作出正确的结论来。这个“禁区”是由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正式宣布的。这个“禁区”现在没有理由继续维持下去了。所以我请求现在的中央党校，也由领导明令宣布开放这个“禁区”。

胡适弃耶非思“三关” 《同林一朝》诗二首

《同林一朝》诗二首

胡适志向未得在官僚机关（革命阵营内）布达未得其志于长志同本旨还敢忘初衷。前民一朝一朝渐近革命思想于
于关表月共《同林一朝》诗二首
重师深造虽屡失身之委体慈颜恩泽深如海。但出正音时即知地根本利是想意任任牙痛也莫轻向今去赴好声曲教愧。更志本
普照阳景薄阴不深浅因张口走开才许通都大科不深教数曾失。立身
何道关山直书呼弟兄唱诵尚本尊学督。和来勤苦平深同不胜半序
麾东笑对青苔了深同乐举个一星费剪不言中霜欠举而舞不作。题
千舟以求半途许西文。魏炽轴引外烟个四典实师丈念林妙歌叶未
改生群歌倒解弦文生心密默入衣襟。一叶齐，片羽而行年把两个女
痴想长夜寐。新鸿更向帝京游。南依高台面夜李三深感固本原守诗歌
良辰。苏布清真玉本。那片斯志始大章。且唱连歌年年作一调。故常苦
良禽长于四张席。仰头弄来式曾想思向未报学督祖。不涉同窗厚异
交重及零散并见不叫苦。如义主卷首勤幽固寡千秋。如支幽暗不
期遇诗豪固本早老昏狂。如翻曲草平生半世深而行首歌的
在研习工作中有无成效功，在研究工作中也有无化于诗文的一
点至深。人孰曰客内而有相持力的。君。胡的南窗唯慕思“王羲”。研本树本苦工。
本人幼学文更苦耕耘。（晚三周甲一八〇一，《鲁迅先生全集》卷一九《白香山集·〈白香山集〉

答王若水同志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 同一性”的一封信》*

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今年第六期登有王若水同志写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读后感到王若水同志对于学术问题采取商量态度，把他所怀疑的问题都摆出来，并认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我欢迎他的这种坦率态度，赞成他倡议把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的意见。

我赞成把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围绕着哲学根本问题争论起来的。哲学根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成败。二十多年来，关于这个问题争论的要害，在于一部分人把唯心主义混淆成唯物主义，把哲学根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篡改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这些都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问题。用哲学根本问题原理首先武装我们的近四千万党员干部的头脑，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而恰恰二十多年来的情况，是把哲学根本问题弄得极度

* 王若水同志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的内容已并入《辩证法的命运》一文公开发表（见《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三期），故将答复文章收入本书附录。

混乱，导致了哲学思想的大混乱。因此，我认为，围绕着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把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首先使哲学工作者把弄乱了的唯心唯物思想澄清，是非常必要的。

不要随便改换争论的主题，

两个奇怪的“如果”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就是由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二章讲哲学根本问题时引用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句话引起的。人们争论这句话是恩格斯说的还是黑格尔说的，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恩格斯是否肯定了这句话，哲学根本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反映论还是同一论，等等，这就是争论的主题。当初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发现了这个地方时，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以为他们的“理论”有了根据，立即发表了《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多少年以来，争论都没有出乎这个范围，至今也还是如此。可是王若水同志在他的《一封信》中却说：“如果因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语言，我们不应当再用，那么，难道黑格尔就不讲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吗？”又说，“如果杨献珍同志仅仅反对黑格尔讲的那种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也是没有多少可以争论的。”这是明显地在改换争论的主题，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在这场争论的过程中，有的人多次地远离主题，节外生枝，在经济工作中有无效劳动，在理论工作中也有因此而浪费精力的现象。若老是这样节外生枝，争论会永无休止之时。

下面谈谈《一封信》中提到

的有关问题

关于所谓“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确实是康生捏造出来强加给我的。我在《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中，只是说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如此而已。康生认为，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康生这样说的。一九八一年二月，王若水同志在《一封信》中说：“我一直认为杨献珍同志是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王若水同志也这样说，是不是受了康生的影响，我不得而知。在《屠害忠良，终身阴贼》一文中，我并未提及王若水同志的名字，那么，王若水同志又何必多这个心呢？

一九七七年有人说我讲“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曾写信给哲学研究编辑部转请说此话者给我拿出证据来，现在两年多过去了，未见答复，难道现在还要我再一次提出来，请王若水同志给我拿出证据来吗？

我在批康生的文章中说，康生捏造谎言：“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话经过康生之口散布出来，在理论界不胫而走，后来并借此事“制造冤案，陷害好人”。这是客观事实，在十年浩劫期间，唐晓文分子写了多篇血口喷人的胡言乱语，这也都是可以复按的。难道王若水同志可以否认吗？

关于我支持于世诚同志的观点的问题。于世诚同志的观点，主要是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我是支持他的这个观点的。于世诚同志曾一度把思维和存在“不是

同一的”，错成“没有同一性”，经李唯一同志给他指出这个错误后，于世诚同志随即在他的文章中公开做了检讨。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王若水同志还揪住世诚的这个小辫子不放，究竟为了什么？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两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王若水同志说，“这个意思无法令人理解”。

不是“无法令人理解”，应是很易令人理解。

应当记住：这场争论是从《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援引的一句话引起的。那里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黑格尔的话。那个“同一性”的含义，三联书店出版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中有两次注释，都说是“等同性”的意思。就是说思维和存在是等同的。这个解释是对的。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矛盾论》中讲的“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解释，“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这里明显地摆着两种含义完全不同的“同一性”：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是同一个东西的意思。“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是说的两个对立面互相联结的意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多次用过“现实的联系”、“幻想的联系”这样的术语；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的第五节中用了“现实的同一性”、“幻

想的同一性”这样的术语。这两种术语，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是在“联系”的意义上使用“同一性”这个术语的，不是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的意义上使用“同一性”这个术语的。很明显，《简明哲学词典》的“同一性”条中胡说什么，“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云云”。这里所谓“滥用黑格尔的术语”是指的什么说的？不就是指的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同一个东西）”那个术语吗？《简明哲学词典》恰恰是把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含义，移用来歪曲《矛盾论》中“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的含义。这难道还不容易明白吗？

恩格斯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提出的是什么问题？中心阐述的是什么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个问题”是指的什么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这个问题”是指的什么问题？恩格斯在这里到底肯定的是什么问题？

恩格斯在阐述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时，写的三个问句：“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

这里提出的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我们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

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人们在这里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说，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来回答。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

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

另一部分人说，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来回答，说这是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概括。根据就是援引恩格斯说的：“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一九五八年《哲学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郭月争同志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文章，于是拥护者蜂起，接着“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在理论刊物上出现。现在连高级理论学校，好多大专院校的哲学讲坛，有些哲学工作者都在宣传“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这是破坏哲学根本理论最致命的地方，也是侮辱和歪曲恩格斯哲学根本问题的理论最不能令人容忍的地方。《列宁全集》第14卷第94—95页，引用了恩格斯的关于哲学根本问题理论的全文，而在第二个方面引了三个问句之后，恰恰删去了“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个句子。紧接着三个问句之后，列宁写道：恩格斯说：“绝大多数的哲学家肯定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就是指的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的问题吗？恩格斯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肯定的是世界可知性，我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反映现实这个问题，而不是肯定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问题。人们说恩格斯肯定了的东西，在列宁的引文中却没有了。
——一八七六年底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部分时，即

说“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怎么能设想，仅仅相隔十二年，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写《费尔巴哈论》时，忽然又把黑格尔的这种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肯定起来呢？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列宁明明白白地说，是巴札罗夫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强加给恩格斯，把唯心主义强加给唯物主义。而我们有些哲学家却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不是对恩格斯的莫大侮辱么？我国的有些高等教育机关和学校，把这种“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露骨的唯心主义”，“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搬到我国的哲学讲坛，大肆宣传，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在哲学根本问题第二个方面，不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而偏偏要去宣传这种荒谬绝伦的东西？列宁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就是把幻想当现实。这种把幻想当现实的哲学，从大跃进年代以来，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还不够惨重么？
本章学习要点

为了使几千万的党员和干部都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认为各级党校、干部学校，必须认真地负起责任，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根本问题的原理，准确地传授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必须向党员和干部讲清楚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使他们懂得如何摆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位置，才能学会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定不移地从实际出发。必须向党员和干部讲清楚哲学根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绝对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使他们学会怎样做到思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

符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在《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的第六段中，王若水同志说：“难道黑格尔就不讲‘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吗？”这一发问，表明王若水同志还没有弄清楚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什么意思，一切混乱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是“同一个东西”的意思，就是把存在溶合于（或同一于）思维之中，因此，黑格尔说，“这种同一性就是绝对的否定性”（着重号是原有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0页）；否定什么呢？否定了自然界，客观存在。黑格尔还说，“概念只有作为从自然界的回归，才是这种同一性”（同上书）。回归到何处？回归到绝对观念。在第八段中，王若水同志还说我在《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中，明白无误地说，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的”，怀疑我错了。我没有弄错。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着重号是我加的）列宁在全书中，都是用反映、映像、镜像、复写、摹本、一致、符合等字样来表达思维和存在的这种关系，而不用“同一”这种字眼。王若水等同志还说，他们说的同一性是有差别的同一性，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经指出这种差别是似是而非的差别，虚伪的差别（着重号是我加的）。

王若水同志在《一封信》的第八段中说，我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思想的解释是否正确，这里暂且不论”，我倒希望王若水同志在这里详细地论一论。

王若水同志在其《一封信》的第八段中，在批评了我的思想

与存在“不是同一的”之后，又说我“忘掉了辩证法正是要‘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而这是列宁的话，不是黑格尔的话。”王若水同志这样说，我也要提醒他一下，他也忘掉了一件小事，忘掉了我的《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的副标题就是：“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这两种“同一性”是有区别的，只怪王若水同志没有区别开。他引的列宁的那句话，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在这封信的第八段中，王若水同志问：“难道思维和存在不是一对矛盾吗？”这个问话问得太笼统了，不能简单地回答。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思维与存在，在唯物主义者那里，是一对矛盾。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关于哲学根本问题，就是把思维与存在看作一对矛盾来处理的。而在黑格尔那里，思维与存在是同一个东西，二者的差别是似是而非的差别，实际上不是一对矛盾。这已由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论证过了。

以上几句粗浅的话，就作为我对王若水同志《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的答复，有不尽之处，希望王若水同志本着学术研究，互相切磋的精神，提出批评意见，不胜欢迎之至。